

日寇铁蹄下的柳州

梁祐章忆述 彭德 整理

一九三二年间，我跟随老板从广东上柳州做伙计，因为生意不好，被辞退了。后得朋友照顾，投资做本，在庆云路租一间小铺面，摆卖芝麻糊，绿豆沙之类甜品小吃，以后又增加牛奶、面包等品种。一九三八年日本飞机大肆轰炸柳州，我的摊店正中炸弹，全部精光。逼于生活，暂且设点修理单车，维持一家六口生活。因为天天跑警报，收入总不够糊口。

到一九四四年秋后。衡阳失守。柳州人口大疏散，全城男女老幼有九成人数走去了。在柳州附近乡村，我无亲无靠，走投无路，非常焦急。到十一月六日上午，风闻将炸毁浮桥，断绝交通。幸得同乡好友骆濂招呼我去运江。逃到运江，难民如蚁。我每日做些糕饼摆卖，勉强维持生活。这时柳州已经沦陷，日寇四出骚扰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附近村镇，常遭抢劫。有一天，坏人在圩外零星燃放爆竹，极似枪响。坏人狂呼：“日本鬼来了啊！”故意制造混乱。群众如同惊弓之鸟，仓惶逃遁。坏人乘机抢劫发财。待我回转住处时，所有衣物用具，损失一空，连饭锅、饭碗都没留。在这人地陌生的运江，身无分文，乞借无门，面临绝境，确实没法生存下去了。同我一样遭灾，处境困难的人不少。大家

计议：“死在运江，不如回柳州死里求生，侥幸得保存性命，再想办法。”这时候维持会招诱民众回去定居，说有种种“优待”。许多难民试探着先回去了。我们挨饿了几天，小孩饿得哇哇大哭。无可奈何，逼得携带老小跟随众人，两手空空地离开运江。当时陆路不通，只能走水路。航道上乱得很，江面浮尸连翩飘流。各人乘坐的民船，紧跟日本人的运粮船只前进，才得安抵柳州。回到柳州，我们住在今映山街19号门牌，这时约在1945年春末。军阀陈炳琨在中山路的琴园（今地区土产公司），驻扎的是日本军司令部。初回柳州之时，在此领得三天粮食，领取手续相当麻烦，又费时间。以后让领也不愿领了。

沦陷时期的柳州死气沉沉，家家关门闭户。窗前街上，野草丛生。蓬蒿齐腰，有两三尺高，简直象个狼窝。凡是无人看守的房屋大门、窗片、板壁、梯板、楼板等木料，全被日寇撬的撬，拆的拆，当作燃料军用了。十室九空，荡然无物，炊烟尽绝。市面极端荒凉，河北城区，除小南路等几条主要街道有少些人做小买卖之外，其他地方，杳无人迹，甚少象样的商店，更没有成批货物交易。即使做小买卖，也是提心吊胆，惶惶终日。强抢白吃不算，倒霉的还要挨皇军、汉奸刮耳光。以前小南路、人字街口、大十字街口等繁盛地段，现在只不过开设几间赌场、烟馆，聚集一群赌棍、道友（吸鸦片烟的）胡混其中。这班亡命之徒，十足强盗作风，输打赢要，往往拔枪搏斗，流血死伤实属平常事。老百姓逃走不及，一时乱枪流弹，万分危险！

我没有生意可做，也没工可做，就买得些玉米粉、木薯

渣、黄糖等原料，做些糕饼零卖。买卖是用汪精卫发行的储备券，毫无价值，幸好还可以用来向小贩买高价原料，不致于束手待毙。

河南方面：经常拉伕，挑运从柳江县属掳来的农产品及军用物资。日寇对地方上的生面人怀疑是游击队派遣的密探，动不动拉进宪兵司令部（今天主堂）去，往这些人的鼻孔灌辣椒汤。我决不敢往河南去。河北方面：在城区以外则严密封锁，提防游击队袭击，没有通道，所以没有拉伕。但是经常捉人打针——那些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，三五成群，携带注射器械药品，拥上街头，抓住行人强迫注射。若说是注射防疫药苗，有益健康，应当人人要引臂接受防治。但日本大夫见了我们这些小贩一概放过不理，只抓生面人穷追不舍。人们产生疑虑：是不是日本鬼给老百姓注射什么慢性发作的致病毒品？为何强迫注射呢？危险！大家见到日本大夫出动，吓得魂飞魄散，飞奔逃命。

映山街一间（今24号城中公安派出所）原是私人洋房，日本宪兵用作俱乐部，夜夜跳舞作乐。他们掳来的妇女有操湖南口音的，有讲白话的，约五、六十名。久不久带牵些掳来的猪、牛、羊就在门前树下屠宰剥皮，狼吞虎咽，喝醉了酒，就大打出手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日伪人员好象形色慌乱，没精打采。每天下午三、四点钟起，郊外四处起火，晚间满天通红。×月×日早上，我那十二三岁的小儿子回家来告诉我说：“日本鬼出了告示：下午放火烧平柳州，叫大家即刻搬撤出柳州。”果然，街上行人慌乱，肩挑背负，拖儿带女，向映山街北面

大树脚方向逃去。我走投无路，不能远去，在街上徬徨，只见汉奸们携带引火之物——有汽油罐，有烧夷弹，有火焰喷射器等，实行放火烧屋了。他们不是逐门逐户点火的，而是在左边街第一家放了一把火，往前走几家，在右边街第五家又放一把火；再往前走几家，在左边街第十家再放一把火……曲折前进。遇到那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物，纵火者则投放烧夷弹，轰隆一声爆破，烟硝弥漫，烈火腾空，不消三日，整个柳州河北商业繁盛地带，完全焚毁。从小南路与中山路交接处往东遥望，一览无遗，可见到解放路以东各处，颓垣断壁，焦土废圩，余烟不息，死灰复燃。隔江南岸同样遭殃。我所住的映山街（今19号）木屋，左侧是一条小巷，右侧是砖墙房。我家前后左右都被烧光，独我家幸存，确是奇迹！入夜，有三个同乡的家已被烧光，就到我家求宿，随身携带三个小包袱，塞进我制饼的炕炉下面。半夜，几个汉奸冲进屋里来，持枪威胁，要我们交出财物，否则放火补烧这间房子。其实我们身无分文，他们搜身搜屋，搜出炕炉下面三个小包袱，强抢而去。

当火烧映山街之时，我一家人卧伏映山塘畔芦苇丛中（今住宅工程公司），但见日寇狼狈撤离，从俱乐部里捆绑一批敌对派别的汉奸出来，押到塘边，执行枪决，尸首则推入映山塘里，任其腐臭糜烂。汉奸之中有李宝文及其第三小老婆。李是飞虎麦芽糖厂老板，柳州沦陷前当过××同乡会会长。不料他甘受敌伪驱使，为虎作伥，得此下场。